

華海師全卷之三



청구 번호	320.4 63938 V.3	등록 번호	079025
저자명	元天錫		
서명	率海師全 3		
소속	이	름	
	대출일	반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079025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華海師全卷之三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諸子問答

先生謂金得培曰惟爾之門出入英育而爲材者多矣吾觀鄭夢周冰生於水青出於藍者也得培對曰夢周最是好學年雖極少爲小子所畏者久矣他日謂夢周曰先生見君獎君如是君自今負責甚重對曰自曉蒙從師之筵到此導成皆師之所授曰先生本第經幄遠君齡少未從先生駕次于近座席

又不溫君又不得常侍承教然君今長成不遠負笈
勉受則君器寧有限量夢周曰謹受教矣

他日夢周拜謁先生于次問修身之所當知全

先生曰知者知其性之所有全者行其性之所有知
故行行故全然知行二者相符該盡然後全矣不全
所以不知

又問性之目先生曰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
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因釋其目乃是
性之本體胡氏兼釋爲心之體用雲峰胡氏番陽沈
氏皆補釋知之理而新安陳氏論拘氣知全之殊詳

盡汝當更讀大學仔細看究以爲實知

先生謂安魯生

谷春

曰天下之施事所以爲仁之道

莫不根於孝心底而達所以爲孝之道亦莫不根於
仁理底而達故仁爲孝之本孝爲行仁之本是以觀
人於之事之行事親之孝不孝可知

謂金峙

東里子
久鳳里

曰仁爲孝之基而孝爲仁之紀天

之生人心不外是是以爲仁者莫不以爲孝之道所
以推及也夫仁是孝之理而孝是仁之理達故也

朴尙衷

潘南

問曰盖事之爲仁無外乎孝之所推底

則夫仁孝爲理之一塊也

先生曰其體用爲一塊其本相及其理仁其德孝推以明德則天下涵包於吾慈愛一囿

金英利鄭夢周宋明誼金得雨等諸子侍座與朴尙衷並起拜拱曰大哉孝之爲德其爲行仁之本若是極乎孝爲爲仁之主墟元紀天下萬事爲推人之道路曰然孝是爲仁之綱領仁是爲事之經緯天下萬類莫不有倫序條目孰不繫於經緯綱領

朱公遷問道心人心何底是分爲二心

先生曰旣曰人則有是人故曰人人旣有則人之形器自存形之在也理氣合焉而不能無氣質之心故

曰人心人心形氣之故然道則天命之在人爲性率
性之爲道者是道也夫性則理而統是理如當行之
道路而率循之者心也故曰道心是以心率是性之
道則道心心感其形之私則人心心源素非二本本
活物故神通不測而發公私分者人道殊陰光茂拜
拱立曰小子始知天人之一天人之分明矣

公遷又問道心惟性也而難知其性妙故曰微也
歟曰然曰嗟乎難知者妙也微何以得悟的底指曰
道心之微者心與物交形之際其爲機幾甚密故曰
惟方知也

吳沈問

係同問席

曰蓋爲微而爲密者何如云也曰此性
既在此質既在性質既不相離也然則性之至精之
體不可見故曰微何者蓋以其有至變之用不可測
而爲爲危之心氣者故理道微而其爲幾機也甚密
鄭夢周問情之發所以異之爲理氣之所發有次
第而各異之歟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則氣將
有爲也理乃隨有爲而有氣先理後之妙以各有爲
故其所以異者歟

先生曰不然是將言化生成形也將曰理將曰氣故
曰氣以曰理亦亦字非各爲先後次第而又來從賦

也文辭然耳夫理所然底氣所以然之

夢周曰然則理氣本一而所以化者異之歟曰既言
理氣而曰一而所以化者異之則是便有以氣認理
以理認氣之味不是然蓋不曰理氣而言其妙境界
便是一本而至所以化底便理氣方有分名而常配

一者也何者在太極境界無能明言者所以一曰是理

氣言妙

而方在動

極是言太

便可言理氣之分目而曰

理氣之生生是化曰稟曰賦夫理無無氣之發氣無
無理之發故理非氣理不能發氣非理氣不能發而
必理氣相配不相離以發是以便言理氣便在便言

氣理便在而相須者也在人爲心之發亦然一妙故情之發其所以同所以異者惟是耳

夢周曰人之心發亦然一妙觀惟情善惡之分遠與天違違者伏惟願請詳問曰情之發也所以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然汝不究乎天者玄默而由之人者有爲而行者也故天工人其代之代之者聖人也不能代之者衆人何者盖因所當發之之理而發也所以發之者雖是氣所以發者理全故此理都主之者而氣隨清粹之原何者是因當發之理而發者故理全而氣順義者也因所不當發之之理而發也

所以發者亦雖是理所以發之者氣主故此氣都使
之者而理爲乖錯於物何者是因不當發之理而發
之故理塞而氣錯勢者也

人氣會精之妙曰心故曰靈臺積糟之體曰質故有
形器而心之內性理器之外四體口耳鼻目而以成人之

容形是以理通形形通理而外感內內應外此乃心
在內而四體爲人心事在外而性情爲事理內外交
相感應當不當之見如此

其情糟如是精者以精之則糟者安而精出溢於外
神發華矣糟者以糟之則精者濁而糟泥淆於內理

塞茅矣蓋人之心矩與體段惟在治亂於此可知
精如科之水糟如科之體淵靜之水盈科而崇廣則
涵洋溢洽而流科之體盡清瀾水面若以手將物揮
之而淆敗科體激科動水則盡泥濘浪色
物者物欲也手將者人心感應也揮之者欲之動也
淆動科水者此性蕩錯了也手與人心亦血氣科體
亦血氣也手將則人心之感於私也科體淆則人心
之充於欲也然濁浪之中有清瀾之理故因不動淆
而止則糟滓宿霽放科體而瀾復清矣於斯時也不
復動淆因清而已

然則血氣之感動只在前後私與欲所發之微巨而隨異之也故在手將物之際科體糟滓之感發底氣味方始萌尙在細微而科水清瀾之源活潑依舊因惟多澄盈而恐濁樂清察之審而止動則清源滾滾于約而進盈清瀾洋洋于溢而平活不然則變清幻濁波浪泥滓了已是以以清瀾盈之于科溢流者亦清以濁瀾盈之于科溢流者亦濁而已矣故喻心曰方塘夢周曰唯心之道斯盡矣

歐陽玄朱懿胡翰桂彥良

人元

等問心性情所以然

先生曰性但天命之理心理氣之合情是心之感化

即理氣之感而爲化底端緒性在心目中中虛是性而
涵包虛底爲是靈靈底便是體靈是心也是心靈故
活物活物故情是發

立等又問曰然則情之發理先乎氣先乎

曰情之發理氣相須不相離而發所以發之者氣也
所以發者理也理者此物之所以爲妙也德之虛也
虛故實實故著也是明以命實也誠之道也氣者此
物之所以爲成也德之靈也靈故化化故體也是神
以形氣也誠之化也此蓋天之于斯也各定性命人
之于斯也萬化導善者也何有理氣先後之異發乎

金革李蒔宋明誼鄭侑金英利李碩李春彥俞成
福侍座繼立等問曰是氣所以發之之理者何由善
惡之分別也亦理氣之各殊立發見乎

先生曰氣稟之生雖殊理一而已於事於物之在相
形于人方感應之也因其所當發之理而發則其所
以發之之氣不敢爲主使役聽命於理而不能悖理
故氣之流應清粹理全而氣順配成德者所以和也
然則其所以發之者雖是氣然發見全理之然而氣
隨成其然而已者故所以成于斯事物也氣不露勢
所見全理也不因所當發之理而發則發者雖是亦

理所以發之之氣爲主都是理而理不成全德反聽
命使役於氣而不能勝氣故理之發見否塞氣熾而
理錯不成德也所以乖也然則其所以發者雖是理
然發見專氣之然而理乘倚其然而己者故所以成
于斯事物也理不著妙所見專氣也

然惟汝之問快在分別善惡吾對以快在分別善惡
故如此言爾有人於此如莽操輩者是已其初懷篡
心挾天子役理以令諸候主氣以欺天下之耳目者也故

善則謂理發也主故氣隨然也然者理當也惡則謂氣

發也主故理寄然也然者氣勢也第觀主見者而究之

可易識分別殊發

鄭夢周問曰舜之言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者蓋以有爲危之心氣者謂歟

先生曰實底則雖涵包觀之可矣然辭意則亦有進此又一步而甚焉者矣曰何謂也曰予之所言有當其交感幾兆之機際底也夫大禹時與大堯時淳巧惟異移變世人之心隨器各質而習與相遠漸蔓而成衆似下以俗而意用沈然去者或有如此者故言又加於堯之言矣夢周曰唯

牧隱問圃隱曰未曉吾子之唯圃隱曰當時蓋非舜

之自己論心亦非謂禹己之論心泛論衆人之心用
底也然則非論心體爲用之機也論其心之機用之
通也是以卽不只曰微只曰危曰惟微曰惟危則二
惟字自是方則意而於吾音則之謂也字於釋則惟意然則心
之發爲情也道心方則微人心方則危也蓋泛言其
所發而先生之言則機漸際大舜之言則機漸後
吾聞諸師際道心之發於氣質之局至精之體極爲
精微如火始然之妙如泉始達之妙難見而不可得
境界未易充廣故曰微及其已發於氣質之局則雖
以原其通也如火始然泉始達爲微妙難見而不可

得充廣故曰惟微

際人心之發至變之氣極爲變才之機爲至變之用而不可測者有如銛鋒悍馬之氣未易制馭焉故曰危及其已發如銛鋒悍馬之勢未可得以制馭故曰惟危

故吾謂惟者方則之謂也微者不安之謂而不一者也蓋當時大舜之言起此而止此者將告以治心之大方而指其可憂可戒底切至者耳後之學者欲分明識此以就程當就交感相分之際幾機究其微危之爲密難言然後可以識得分界就程

閔頤問曰德亦有不善之德乎若曰氣都主使之
理不得全德然則雖不爲全德亦不爲一事分端之
德乎

先生曰理雖晦塞不見然所以爲隱微界際亦惟有
微見底是理全無亡無之理故也故或有時而發見
微妙之理者且見示爲錯氣著露之惡然此亦所以
爲其有理妙之德故也然雖爲氣之使役錯義以成
事物之惡體所以見其分明殊別而有其爲善之理
見其爲惡之事者都爲有是理之德者然矣曰然則
惡之所以示爲惡者亦有是理於那裏以然哉

曰然蓋無是理何以知其爲惡也曰旨哉言乎此大體蓋如是而願聞益乎妙其然

曰夫理命之妙而已氣化之運者也化運之化千變萬幻於升降之際精錯不測然言天則升降之運厚薄偏全清濁粹駁者均斯乎先生之德故人則人之物則物之蓋命是人物者大抵是均以天也在人則與普覆一形天不同而海四方之內外人人異器各形不知幾億兆狀而皆受氣之異稟各質者也賢愚肖不肖之質不同知覺通塞之難易遲速爲不爲者亦千萬而不一矣然所以同者一以是爲形人之氣

既同而理雖在偏全清濁不齊之氣局然理與其既
爲人之氣一爲同人則爲人之理氣已得全矣故雖
下愚無不可以矯氣質矯氣質者氣夫爲運化之靈
妙而能有爲故也是以愚也惡也習與成性而遠于
極也是都不能矯氣質而然矣然則惡之中豈無是
理之隱微底然既有是理則豈無爲善之妙哉

朱公遷鄭夢周李穡在座聞之相顧歎曰程子

道明

曰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人固未識得分
別致疑於其間者多矣若看先生此言則人雖迷蔑
之至豈不明識其然哉

姚連唐仲實

人元

宋因李邱等曰先生之言無惡謂性

則程子之言豈此耶鄭夢周曰程子曰生之謂性不是耶公遷曰性則即氣氣則即性生之謂也生之氣稟理有善惡而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理氣元不相離而致然也鄭子言明矣李穡曰達可橫說豎說無非當理今乃可知矣

先生曰古之人有告諸往而知來者此之謂也

李穡問曰理與德似有本源支流之異味然

先生曰理者德之妙本德者理之成名是夫理妙而理德故可以指言理可以名言德是便說本便曰體

豈可判分源流異趣乎曰然則理蓋妙之名言德蓋妙成名之體虛則理實則德曰然方言理則理而理則特是德若不云理已也蓋云理理名方成理名方成便是這體名也蓋虛而實

李仁復申德隣尹澤禹玄寶李存吾等在座

先生曰諸子誠信理知之皆請問其詳曰誠信天理之統領吾心之元紀於五行之士四時俱旺之運其妙是自然形之妙而爲有形之實無妄而運無妄而成本然而當然者皆各當其當者也故先儒曰信五行之士人不可不知所知是恒心存省看

先生與仲季休默子无悶子省齋共坐謂曰人心道心從知覺而始殊但當學者及其知覺每事相感時不可不更儀莊束湧敬而運意惟精而察究以繼其靜而成其涵養

休默子曰察究何以而知其人心發底道心發底境界覺得分明的指爲二心之異各分立而方得擇中舍異就真曰知覺爲此心感應思諒之實而從形氣四體之私以爲知覺則却是人心人心既是然於形氣之私而私故危夫人既有盛此心之耳目口鼻四者則在茲四者本與物相形之器也然則人之有形

者所以既有物我相形之形心然此心從道理之公而知覺則是心不微而爲道心何者心之知覺道體正者爲主而是形耳目四體之職聽命于此而已既如是則不危而安安故雖既有形氣之相形而感應遂通者當然一於道理之正而一而已著者不攝人心之名其工惟是精一精一是省察精究而誠敬惟一者也蓋是人既生矣是形既質則是心是性既有之是既有之則本然至善之理既是心之內德也性之然也是人既具是理於心也是器之形既局斯心之質而自在則耳目四體之具是矣此四者具則

四者之相形是性心統是人備具之所有百體而活潑者也無他焉一而已而及其感應時知覺之發異之故君子忠曲而欲自盡其心精察而誠一惟敬工於克己是蓋理無爲而氣有爲理是性而純然無不善氣是質而周流成器者不齊以人所稟之氣從發是理則知覺惟原而已以不齊之質之氣變幻而錯理則知覺惟私者矣性旣賦矣以人所稟之氣有源於性命之正者形旣在矣以不齊質之氣有生於耳目四體之欲者知覺所異也故君子之進德全於克己小人悖之從己而下愚

允矣哉有是性也知覺以順理而理順則謂之本然
公平而屬之道心哀乎哉有是形也知覺以迷形而
形惑則謂心之本危變橫私而屬之人心然則心本
一而已而惟由養之敬不敬如何耳敬則誠也於此
誠不誠涵涵養養之與謂有操存放舍之訓而因其發情之
攸屬判歸爲二心人道之名明矣仲季並起拜拱曰
友愛哉伯兄開學哉先生唯哉唯哉言之旨乎所賜
是極所受寧不極心之道無餘所迷

先生在明主於錢唐家丞相劉基有讌會而請先
生先生往焉人以明心見性有是焉者丞相以問

先生曰心一而本非二物也其異而分爲二心之名者如壹字之變畫爲異何者一字與壹字音意則自是一之一字也及其變之也有一字變畫之殊分爲二一字字樣之異體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道心之德體故朱子居敬齋箴曰不貳而二不參而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然則二字三字如一字之字畫體樣而道心不變之體喻也貳字參字如壹字之字畫變樣而人心翻覆之變喻也故及其殊感分立異名然後方有二心之名如斯已矣而到此分名境界則如一人之心本名心道別名心人據其心之分異名底謂

是二心心田非是一邊心又有一心此朱子與或問
答詳之丞相曰朱子所詳何曰將笏書示第深究焉
乃示笏

或問於朱子曰佛子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
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
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二心觀物則物之理得
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
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
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
而審其言之謬矣或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

所謂操存者何爲哉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
朱紫之間而學之者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
人知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
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
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
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
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
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
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
使旦晷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

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
聖人之學即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
如臂使脂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
自然

或又問曰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
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
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
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
然心爲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

無此理矣

止朱

此子

語

是論心分明明白要不出此矣

林始巢

剛不隱受

學門

問於圃隱曰舜以天下傳於禹不

可不申重故戒其治心加勉之言而不諉老先生以爲世人心隨器各質習與相遠漸蔓沉俗故言加於堯何哉

圃隱曰然然以天下之人屬禹則以天下之心豈不申重而屬之哉當初舜與禹及皐夔益稷契之徒同事大堯而俱以此心已爲著顯及舜爲天子豈疑已達此心者之徒哉且及禪禹特發於此心道統之班中豈不足禹之斯心之道耶蓋傳天位以屬天下之人不可不有申重所傳之言惟君之心道躬行惟民

之則然則惟民之心卽君之心子而惟民天下之心
皆繫於禹故舜不得不以君人率物治齊天下心之
大方丁寧告戒於禹一層轉加於堯之言益功中時
之申重而以示詳盡昭喻于相傳之席如是耳然文
體辭意則爾言亦惟是爾學者亦不可不涵包子言
沉潜玩究味具不露底無窮之意者可也夫大聖人
不有自恃而以謙爲德爾以其有人之加戒勉勵爲
理職之樂故大舜爲君臣下亦有告戒之謨禹湯武
之爲君摠然况君之禪臣以屬天下之大事乎然則
從文辭意徧看堯戒舜舜戒禹者亦不是非矣此亦

老先生訓人之旨

鄭夢周問曰

喪先生時起居

平時從侍縱未恒日然敬省

威儀退考禮經及宋儒先定準則起居動默一畫無
差至於細疎精粗若是畫一如何以諸經禮說宋儒
僉式常不離側

先生曰人譏夫子八太廟每事必問行之者則夫子
曰是禮也且爾或未常見先儒訓有當故者宜常接
禮說者否夢周曰己聞既詳者多矣至於先儒是訓
在何編且何人先生曰汝必問何人何冊然後爲禮
乎退書室更博熟究奚啻此也就他得工必倍之夢

周拜起曰謹受教矣

李穡曰日者先生獨行三祀喪禮之說及答鄭夢周之訓詳聞諸金九容朴宜中安魯生諸子矣蓋終祥三年以小米一盂粥無瘠容不瘦體候氣力無減平昔似人人難何爾則然

先生曰孝根於心性心性是天命孝何傷其原且夫子曰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况身遭其親喪者乎夫子且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朱子註之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然則我身自反就達底事猶然况遭生我身之親喪何暇就飽痛憾

惻怛由出根天之理自然而然豈知食小爲艱哉故
體力無暇於瘦瘠且供素麤糯居喪之禮也人所皆
可以同然者本不是人人不能爲底事也稽曰出天
理之自然不勇勉而然人人豈可盡然乎曰爾學何
其疎乎夫居則致敬養則致樂病則致憂喪則致哀
祭則致嚴者聖人之定教而爲人之子生知者幾耶
反之者幾耶盡是而素養于中次第致孝習化而融
溢來故敬樂憂哀嚴一理達及事非即刻辨理做底
也故任教化者不可不知孝而齊之理也理者天理
也稽曰故舜之立孝也天下爲父子者定矣

李達衷

亭號 齋

問於簡齋先生曰易言卜者卜以凶

則避凶就吉易之理也數言推者推以凶則避凶就吉數言理也乎先生曰然然君子命而已矣氣數所關理之所然者命也故君子雖卜而知之推而達之惟命而已安事避焉故君子寧殺身無所顧後不可苟焉是以夷齊餓死而不顧死亡之爲難達衷退而歎曰嗚呼痛哉雲月先生之第止焉而已矣

圃隱鄭夢周聞其歎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義者命也君子不可以違理逆行故惟義是理而不逆其命安事乎避也故君子殺身視死如歸而成仁非憾々

而自小之也圃翁曰然李崇仁

隱號

陶

曰吾道者大抵

是而已

家範

休默子无悶子與侄簡齋作箴家範自相校正以
質先生

夫清粹之氣純然渾溫而直順故聖人亦縱有耳目
口鼻四者而應事物與人同然獨胡以無非是道也
合於天道何者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
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張子說天之道而其道也誠而已

其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蓋此云大義者謂是教而葉氏曰萬變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此天之事而誠之化也

周子太極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天之化而賦與于人人之得于生而有形局之事矣

故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
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
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曰爲最靈而有以不失
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
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
分而五味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
在人者又如此也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圖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

合其吉凶此聖人踐受形之正因其所生之理而不
違有此立人之德焉者曰極斯只是不違人之常事
故朱子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
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
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
無所虧焉者欲動情勝而利害相攻者於是乎定矣
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
兼利也動者誠之通苟
而天道之元亨者也
苟
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
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

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

此朱子於動靜全太極道處曰全夫太極之道而無虧焉則欲動靜勝利害相攻者於此定矣是善固性也惡亦性者然矣蓋程子所謂以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是氣稟有然也夫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是兩先生有一本而分別有二意於此張子以氣拘之喻而程子則以生之喻亦當其云也

其所謂君子不性大抵皆同聖愚莫不有是性

性本然

有是形

性氣質

則可恃者本然不可恃者生故人不可

不究其微察其危於我生氣局之中而省擇以遵者是爾是以聖人不免乎定之以中正仁義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本於靜以進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不違況學而進者乎故聖不可不以形謙賢不可不以愚懼愚不可不以不聖甚恐甚憂猛勵極勇而求進何者

蓋天命于道也其爲氣浮而上者陽之清而神也降而下者陰之濁而形也則陰陽上下虛上清而交陽之神發實下濁而凝陰之形生其所然之妙所乘之

機形而上以道之形而下以器之者故天命流行經
緯錯綜而生生成質惟物也如斯盛惟人也如斯衆
聖則雖是天地儲精五行之秀而秀之者爲人中又
得最秀而全稟清粹者然亦不無稟得降而下者之
陰也無是陰不能成器體之質夫質之成器是體何
所有異別於人之體段乎

既夫游氣錯綜合以成質而是人物之萬殊也陰陽
之交錯循環既如是天地之至教既如是則人於是
也當聖之生知者雖稟得之才全是清粹然既其所
以爲形器體狀則不得無爲二五流行錯綜降而下

者之陰之濁底而成質以形故朱子所謂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者是耳目口鼻四者也既有是四者則似不可無是四者之欲而無是欲者何者

生知者便生也便知有是天理纔知有是理則便尊德性德性者天命純善之理而無毫末之私也纔知尊德性則便道問學問學者如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而且有有道底就求益明

此孔子周子如以老子籍

交史故欲就叩所考也然則聖人既得其稟且格物

致知極高明致廣大故知天而上律天時時中而下

襲水土顏子愚而好學夙詣于極曾子魯而得達唯
于一貫格物致知極明致大之功夫如斯而博約省
克涵養純一之程夫如斯大哉功其夫如何哉

故知理心而用由進致勇極而擴充去則耳目口鼻
四者之爲職不敢萌異而一於理心之所主是無非
道也是故學聖者與聖者安且成而自然者也則人
之天也

是以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至靜焉者位焉乎中之體
仁義而已故大人之居純誠不已而其爲氣浩然周
流不窮主一乎靜而靜具動動其靜動若不動而立

人之極如天之默運而已何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相違哉

然哉究其定字趣味無窮雖曰生知之聖生也便知是天理者自然者即便尊德性者定吾知者也定吾知而道問學定其正而祖述憲章于中者也然則定之一字旨濶然深默極定知之源極定規之趣體定立而積功勇屹若泰岳之峙于中學以致定者道問學先之人若趣味是定字凡士可以希賢而賢賢可以希聖而聖聖可以希天而天故曰聖人然曰生知曰學知曰困知及其知之一也曰安行曰利行曰勉

行及其成功一也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聖人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子朱子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子曾子述夫子之言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國欲治國者先齊家欲齊家者先修身欲修身者先正心欲正心者先誠意欲誠意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道之在事物既推吾心之理而致吾知也知者是吾性分之別是非底理之智也無非吾率性之道則事物之理與在吾之理

非二者也皆吾率性之道而致吾知於吾當知爲道
于事物之理以爲事業者也噫以在己之道厭其卑
近而反務高遠不自知謂其迂遠而以身常當行自
盡者反不欲致知嗟嗟吾率性之道歟察之昧矣心
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久矣

嗟乎物之生莫不以太極之道而形生於陰神發於
陽五行相承而陰陽五行交連成質人之所稟一般
是獨得其秀而其心爲最靈有以不失夫天理之全
而爲是性之全德以爲天地之心地人而爲人自
之爲有之太極噫是生也至大至正獨得五常之全性而

有此五性之全心具動靜之妙與天無異及其感物而動常失之於動而陽善陰惡善惡分萬事出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當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也蚩々而爲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天地之性存故氣質性君子不性朱子曰天地之性指理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言只是性在氣質中隨氣自爲一性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則清以汙器盛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程子曰性出天才出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無不善

大哉聖與天乎聖人雖衆而千萬聖形異而心同心
一而道同道一而矩一所以異者隨時而損益文章
而已然其趣常一也易地一然之天故惟天太古之
天即今之天東南之天即西北之天是一張形普覆
之天而已而所以爲天也故古今四方惟一天理氣
之妙而所以異者星躔方名之度而已所以變者隨
時盛衰而移于變遷所以時之化物之異同而物之
者故其理一矣而變處亦一然也然見其著形而謂
其異者是矣

凡衆人惟衆而衆也古今四方非若一天之妙所以

然於一理之化而氣類之各形異質億萬人之才惟
億萬才也是以億萬人之心惟億萬心也是故聖與
天有善而無惡無是厚薄者聖則則天而天則配聖
故也何者聖人之於惡諸人而刑正者因人之自有
其惡自刑而當正之者惡以刑正之此人自刑惡厥
躬而非聖人之刑惡也如天之於物生生至德無厚
薄而在物自有厚薄處而厚薄之也此物之處自厚
自薄也非天之厚薄而見其見於事狀著於物狀然
後人曰聖人爲之乎惟天爲之乎然實非聖與天爲
之也皆自孽也噫喻聖人之心於天而論其所同言

于天道之事何者是底惟是天古今四方惟是一天
故理一而已而氣發而氣類之于於時於物同以同
異以異福以福禍以禍生生栽培傾覆本一源之元
以貞反覆而已可以清則清濁則濁可以粹則粹駁
則駁明暗通塞偏正厚薄無非是天之然於類物者
也禍福栽培傾覆亦無非是天之然於應物者而類
之類也時之時也處之處也應見在物者雖似錯而
惡也其實應其事應而已誠非惡而惟善而已無非
是公也中也此在天天道也在人聖道也賢者可希
以所進也

衆人卽氣類之所異而惟衆故才隨而殊從其心之
存舍公私底而感發惟衆各自隨才而爲餒濁也駭
也暗也塞也偏也薄也故惡之爲惡始在衆人而乃
爲惡然旣得稟以人之氣則同而以質人而生生故
天地之性全純而在氣質之中是爲理通氣局中全
是人之所以生而爲人之心者是豈無極之眞二
五之精妙合而爲是人心則斯其爲神靈活物爲
人之極
大矣哉人旣以人降生之理氣超萬物而獨得爲人
則或殊其稟氣之變化各質得以下愚之品雖異於

聖智之大異然爲人理氣則全以與聖無毫末之殊
故雖稟變化氣數之質污濁偏駁矣旣其所以爲人
氣底同得極其全何者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是氣能爲而理不能爲故然矣然則無是形無是爲
而爲有形有爲之妙者理也有是形有是爲之化而
成爲無形無爲之質者氣也若無是爲人之氣則理
不能爲人矣是以凡聖人之氣器者無聖愚而罔不
于全至哉斯人妙合攸降之理氣爲斯人之心歟人
用其極無所不用其極故氣纔聚成形性爲器局之
所以以之純正之公者矣然則以在氣質之性雖爲

性乃是天命之性是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也
所覺所見氣役使役也猶而理至無非是理發而氣成正
也此發之者雖氣然因其所當發之理而發之故理
發而氣聽從而挾和以之偏駁之異者雖以因天命
之性而爲性然就氣而爲氣質之性是理之在乎氣
局而亦爲拘於氣局也所覺所見理役而氣至無非
是氣發理寓附而晦藏是蓋當其感應時主客互位
帥卒相維反覆立體孰勝孰負而主使之間惟微惟
危故人能弘其善道惺惺自反天地之性復全是以
氣質之性君子不性之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五性

感動善惡分萬事出噫懼夫欲字之爲意是情之出而爲意之善惡機底欲爲之欲也歟可以察夫感於物而爲性之欲哉物之一字其意甚繁其事甚密不啻相形之物而未形而以有事者亦物也獨居而自起乎思念者亦物也欲之一字其趣極深其機極功欲之方將發便是私私念作而便是欲慾也此就於私則兼欲爲之之慾也就於公則非兼慾而但欲爲之欲而已所畏者私念作之慾乎蓋底爲善惡機焉是意發底而性發之緒是情心發之活是意情是意之然意是情之運情不能有爲而意方能有爲此有爲

者較計思量也權度裁擇也故能檢情能錯情是性之感發底情也心之思裁底意也故寂然不動則性感而遂通則情因所感而紬繹思量權度裁計者意此皆心之事而神發活潑者也故能是善能是惡是幾之爲機也可不戒懼而自省致誠哉誠亦性之本而心之事也意之用也是都是心底活潑之攸統攸緒

故君子誠其意非惺惺意不誠意若不誠感而心不惺惺故誠其意約其情夫如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亦雖因氣局而發焉體必以性而其爲發見

無所不中於當然之公未惺惺則意不誠情必熾喜
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亦雖出性理而發焉反必梏性
而錯熾偏見無所不偏於不當之欲

四端之所發理則四德而情則是四者之端緒然亦
有又可以七情之字目者蓋理性則是的指難名言
故就情事上亦有此稱目而名言何者一陰一陽本
一太極理氣妙合生新蒸民降哀秉彝賦此懿德繼
善曰性人我同受則形而前曰元亨利貞之理曰二
五之氣而已而形而後曰仁義禮智之性曰二五之
氣合以情真之妙云虛靈曰心而虛底理靈底氣故

合則心虛則理之性然則形之前却言理形之後却
言性却言性則即在形器氣質之局者言而發之者
雖氣感而遂通之情因其所當發之理而發則所當
發之理爲主而氣爲之隨而聽命挾贊以爲發之則
以所主當發之理言之故曰理發而氣從焉理發而
氣從則理是性性是四德四德之緒是四端之情然
則四端之情在事上亦云四端之情爲宜矣若稱四
端之情却就善一端則在事狀之成情狀情名名言
難的而稱目故亦云喜怒等七情之目以遂事狀之
成情狀情名所以成事物之所以形之氣之言合焉

而名言者爾觀於王赫斯怒一怒安天下孔子之喜
易孟子之喜不寐子路之喜聞過等喜怒云爲上可
知耳故聖賢之情七情之目在事不在中心

衆人之情狀在心故發之者是氣主之者是氣而理
乘附寓乎氣質之拘聽命使役於氣故七情之目卽
發之初體見佩名由在心內之意焉然如見孺子入
井等情則雖下愚皆有斯性之情矣故學者學以誠
之誠以學之進則箇中工夫無所不達

分周
明隱
之曰
論觀
可此

化見
而學
有者
攸不
屬知
推分
移明
之理
妙發
者氣
近發
乎之
釋殊
氏四
認端
理七
爲情
氣之
認情
氣變

言爲
者理
卽幾
於味
彼也
釋其
氏言
真理
所曰
謂理
五氣
十曰
步氣
笑而
百其
步所
矣分是以君

子之進道也無非是推極吾之欲其所至於至理之
然欲其實於道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夫欲誠其意云者
將欲運其意也以惺惺而誠之也已矣是得悟知物
之理有故欲知理之分明而思誠者也惟體是惺惺
者已矣而惺惺即敬也

故曰若稽夫道之始之大原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此皆欲知也誠其意致知也誠其意已得
知到理之極處極致吾之所欲知者故曰意誠意誠
者思之得於真實無妄成其思者曰意誠意誠常惺

惺者而惺惺體也故誠意而意誠意誠而誠意須更
不舍造次不舍誠必於是而慥慥者曰意誠意誠則
心正心已正則身修身已修則國家天下之爲者何
有乎均齊治平邪

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大哉道
也知其所止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
修道之君子向道而行從容而恒靜氣利行而至安
行大哉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至哉堯舜性之者與天同
之不能名言然自堯舜之後文王周公孔子生知也

大禹顏子生知之次湯武曾閔思孟周程張朱反之
而其反之也及其至惟一也大哉惟人之致工而至
成功惟其自大之夫

嗟嗟小子非我多言惟人之爲如是已矣賢與聖可
言愚與不肖不可言孝悌也忠信也禮義也廉恥也
惟人之八紀八紀即在已而由已凡爲日用萬事極
其密極其博不過惟公惟正直是當然而已而其在
方冊憲章又布備要昭詳非我盡提就讀窮理孰非
格物孰非致知行踐實篤孰莫身事以此作箴于家
垂範于行嗟嗟小子後進

箴範畢質于先生先生曰譚弟安不同此道源之正紀譚弟不同惜哉惜哉此何必乎家之小子後進也家則謙也

他日夢周等見之諸子皆曰此道之正脉先生之道在斯而紹諸家矣夢周讀訖安諸丌上獨起再拜曰箴範何必乎家于以天下人則之使天下幸其述歟先生聞之曰好學哉夢周足可以述者其惟夢周也歟諸子恨不同言之達可矣昔禹拜昌言今夢周爲之



3
1
頁
320.4
63938
v. 3